



毛 宪 文 诗 文 选



华 艺 出 版 社

毛
宪
文
诗
文
选

华
艺
出
版

书 名：毛宪文诗文选

著 者：毛宪文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邮政编码100010）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印刷
装订者：**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

发行者：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150000

版 次：1992年5月第一版

印 次：1992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书 号：ISBN7-80039-608-8/I·263

定 价：4.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部分内容忠实地记录了作者与文艺界知名人士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名人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这些材料之所以珍贵，在于它是第一次披露。部分内容是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与各地的风情，作者笔下的山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个性。诗歌部分裸露作者纯真的感情，显示了对真善美强烈的追求。总之本集里不论写人，写事，写名胜古迹，写情，写家事等等，多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显得格外亲切，使人从中悟出人间的道德风尚，环境的优雅，家庭生活的协调等，它适合各类职业，各个层次的人士阅读。本书对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自序

我写东西，都是有所为而发，一定考虑社会效果。客观因素触动了我，量事之大小写或长或短的文章。哪怕是一句诗，也都发自内心深处，绝不无病呻吟，或为稿费凑些字数去骗人。

既写，当然采用一定的表达方式。此材料适合什么形式表达，就用什么形式去反映。一切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

我尊重生活，热爱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生活是复杂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无重要不重要之分，只要你去分析它，理解它，任何生活都可用文学的折光去反映出具有光彩或意义的一面。

无论写什么内容，又无论是运用什么形式去反映，作品无非是抒发一种思想感情，告诉人们你在想什么，怎样想。也就是说从作品中一定要传达出真正的人的感情，而不矫饰，不伪造，说到底是把人性的本质写出来。这里所谓的本质，与创作时追求真善美是紧密联系着的。换言之，表达真善美是我动笔时的又一原则，这与不矫饰，不伪造是相辅相成的。

写东西，无非是交流思想感情，《红楼梦》所以成为千古绝唱，正因为它字字血泪，句句真情，作品道出了宝黛间的真挚爱情。爱情是感情的最高境界。从心底流出的血，才

能感己，以至感人。感人肺腑的名著，无论古今中外，均为作者呕心沥血之作。这本集子里选编我的诗或文，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是情感的外延。有些篇章，由于自己语言功夫不够，内涵尚未深刻的挖掘出来。因此不敢说是震撼人心之作，但至少也是由心田流出来的一股涓涓细流，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例如集中所收之文，有散文和小说两类。散文以记人及写景为主。小说以短篇为主。这些东西都是实生活中所经历或发生的，当然进行了艺术加工，都有我的真情实感在。这些东西都是微小的，清人龚自珍说过“苔花虽微小，可与牡丹齐。”我绝非自谦，确实这些东西连苔花也比不得。至于诗，那更是捕捉一些感觉或一瞬间的体察，使它具象化，力求有意境及音韵之美。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些东西，自认为不能算作精品，只希望让社会检验它，读者品评它，求得今后的大提高。

我热爱生活，注意观察生活，分析生活的内蕴，藉助形象去表达。在生活中着意撷取细节。没有细节的作品不会感人，也不会有生命力。有细节，作品才会生动。细节只能从生活中来。细节是造不出来的，即使造出来也未必感人，只有仔细观察生活，才可获得。我这集子中的诗或文的细节均来自实生活之中，当然移花接木者有之，夸张填补者有之，引而不发者亦有之，都是生活的筛选。

各种创作方法，我都研究过。根据自己的体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根本的。所以我的作品，无论是写文，或是写诗，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然不排除博采众长。有利于表情达意的一切方法，均在采用之列，渗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之中，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加丰富，更加充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作家最基本的方法，也是

最艰巨的方法。它的历史悠久，益趋完善。其它的创作方法都是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演变出来的，是它的变种，是它的扭曲。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与读者的趣味有密切的关系，也与作者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有这种情况，当某人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超不过前人或同辈时，又想要超出前人或同辈，就以独辟蹊径，采用或创造一种方法去取胜，也就是发明一种新奇的创作法去表现生活，反映生活，这实际是取巧，不是创新。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要求具有严格的基本功。而有的人在这方面功夫不够，就企图通过独创或杜撰什么新方法以掩盖其不足，其实那不过是一时的哗众取宠，到头来连自己恐怕也未必满意。

语言是内容的载体，必须下苦功夫，经过长期的锤炼，方可得心应手，我在这方面是不满意于自己的。活到老，学到老，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努力。

由于工作关系，我的作品以评论或鉴赏作品之作为多，在这本集子里我不收这方面的东西，只好留待以后另出专集了。

毛宪文自序于北京

一九九一年冬日

目 录

自序	(1)
----	-------

第 一 辑

黄山访古	(1)
今日苏木山	(7)
怪柳	(15)
初访白云鄂博	(17)
观日出	(25)
北戴河写作生活纪略	(28)
鹿城散记	(33)
青城，你好！	(40)
左家庄记	(48)

第 二 辑

与胡风一面之晤	(53)
忆吾师丁玲	(60)
忆田间师	(66)
肖军印象记	(71)
我心目中的肖乾	(77)
马拉松运动员——姚雪垠	(84)

我所认识的刘白羽.....	(89)
我的第一个上级——韦君宜.....	(96)
擂鼓诗人张志民.....	(100)
好友黄秋耘.....	(105)

附录一：秋耘来信

附录二：《风雨年华》部分摘录

和少数民族作家在一起.....	(114)
蒙古族作家玛格斯尔扎布.....	(122)
作家伊德尔夫(于富)的探索.....	(126)
詹天佑的学生.....	(130)

第三辑

第一次开动天车.....	(145)
夜班编辑.....	(155)
报到.....	(169)
鸽趣.....	(174)
吴先生的“遗嘱” ●●.....	(179)
教授与“活物”	(183)
“描金粪桶”	(187)
理发乐.....	(192)

第四辑

草原，我的母亲.....	(201)
给苏河老汉.....	(202)
赠玻璃制品工人.....	(204)

心中四季如春·····	(206)
酸枣红·····	(207)
绿化即景·····	(208)
街心公园掠影·····	(209)
前河水·····	(210)
手扒羊肉待亲人·····	(213)
观落日·····	(215)
织机谱的歌·····	(216)
街头景色·····	(217)
轻轻的脚步声·····	(218)
愿·····	(219)
雪地的足迹·····	(221)
我的书桌·····	(223)
我的书斋·····	(224)
秋赋(组诗)·····	(226)
团溪锰矿之晨·····	(228)
S型山路·····	(229)
黔北的姑娘·····	(230)
桉树家族·····	(231)
题海石花·····	(233)
滇池的桉树·····	(234)
残荷·····	(235)
北部湾的海风·····	(236)
赤水河畔·····	(237)
河冰·····	(239)
题黄山的云与峰·····	(241)
那达慕三题·····	(242)

农家肥堆颂.....	(244)
致草坪工人.....	(245)
访米其嘎额吉.....	(246)
红叶.....	(249)
海员恋情.....	(250)
思念.....	(253)
彩色照.....	(254)
无边的思念.....	(255)
似恍惚.....	(256)
无题.....	(257)
后记	(258)

黄 山 访 古

幼年时读《徐霞客游记》，为作者描写的黄山奇景深深吸引，向往有朝一日身临其境领略一下徐之所写，多好啊！机会终于来到了。今年四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庐山举办笔会，我应邀去讲学。笔会结束后，我与河北徐君顺长江而下，经池州抵黄山。休憩一夜，翌日不顾细雨霏霏与大雾蒙蒙，清早赶往云谷寺。原拟乘空中缆车登山，以节约时间与体力。但黑压压的排队人群，我们排了一个多小时，往前只挪了数米，如此下去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被迫改为徒步登山。

黄山气势确非庐山可比，奇、险、诡、是突出印象。登山石阶陡峭处呈70多度。本想按照手中的导游图逐一观赏景点，然而云雾极浓，能见度不过几十米，远处的景点全给雾锁住了。微观的审视失却了，只有宏观的混浊。这雾铺天盖地，忽而变成霏霏细雨，忽而细雨凝成中雨，虽撑着伞，衣服里里外外都被打湿，头发象刚出浴一般。

重重山，重重树，层层石峡，层层云雾遮断

路，云天处远景不可见，近景亦颇奇丽，如“喜鹊登梅”，一石酷似仰首之喜鹊傲立苍穹，其前一黄山松象梅紧紧依托着喜鹊，如此一衬，鹊似欲起飞。此处留影者甚众，闪光灯划出道道白光。触此景，我随即吟出几句：

云拥抱着峰
峰依偎着云
一对恋人邂逅
难舍难分

风驱赶着云
峰阻拦着风
不肯让云离去
朦胧混沌

登山石阶多为上升，时也下坡。走了三个多小时盘山道，攀到白鹅岭，适与走出索道，曾共同排队的面孔打过招呼。翻开导游图标着山道15里，暗暗惊奇自我的腿力。那天吸取些庐山之经验，为了轻装，只着一件衬衫，确乎汗出得少些，衣服仍箍着身子。

青蛙峰在海拔1463米以上，从这里望东海峡谷，如晴天时，太阳光剑似地刺向深谷，万峰峥嵘、奇秀，两岸峡谷益显得深远。而当时均被云雾遮挡得严严实实，多少奇景被淹没，一切的一切都给雾夺去了，也扼杀了我几多奇想，多么令人遗憾！我们走走歇歇，缓步升级，时而回首，下边的

人象画中游。置身云雾自觉飘飘欲仙，神在飞，魂在舞，随身云在游。定睛看，怪石森然，峭壁矗立。

下午三时许，抵北海宾馆。客人已满。无奈前行登光明顶，投电视台招待所，人亦已满。复前行，至玉屏楼宾馆。楼前广场都是人，时已五时，不能再往前走。饭后仍找不到宿处，窗外雨淅淅沥沥，非找宾馆经理解决住宿问题，别无它法。待亮出介绍信，经理视我的身份及年龄，颇为客气，答应开罢饭腾出一间库房，搭两张床，权且过夜，这才松了口气，也就避免了露宿之苦。待躺下后，被褥之潮湿，似从水中捞出，露宿者可能也是这个滋味。据说“五一”前后旅游盛期开始，露宿者不乏其人，捷足者租件大衣偎依崖畔，后来者甚至连大衣也租不到，夜晚蜷缩的窘状是难以想象的。

我每去一地，酷爱参观古迹，凭吊古人，这似癖。徐霞客在其《游黄山日记·后》中写道：“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日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揽。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文殊院的选址何等适中，其气势何等恢宏，而今安在？后与宾馆小蒋聊，方知我们投宿之处正是徐记游中之文殊院。啊，这里是我心目中要访问的所在。置身玉屏楼宾馆——当年的文殊院，不妨当一天徐霞客，于是冒

着雨，寻访文殊院遗迹。脚走败了，鞋踢破了，遗憾的是任何踪影也未觅到，即使片砖只瓦也没找到，两手空空，其乐也融融。记得清人袁枚写过：

“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可见清时尚存。何时毁坏？据说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遭兵燹，五十年代末在其旧址建起现在的豪华宾馆。我忽然想到：当然对现存的文物应该保护，即使被毁或不存在的应修复或重建，也是保护文物的范围。建宾馆固然解决现时旅游之需，如果重建文殊院论其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未必就比宾馆小。我栖息在豪华的宾馆，忽然心中却空落落。

打开窗户，云雾夺窗而入，整个房间，白云半间，我半间，我问白云何处去，白云悠悠无语言，这情景倒与清人袁枚所写：“云步入夺舍，顷刻混沌，两人坐，辨声而已。”是一致的。雾中影影绰绰，仿佛观音坐莲花飘逸而来，玉屏风闪着彩光。这些可谓古风犹存。大自然的变化少，而古迹的寻访却是很难得了。

清人钱谦益游黄山时曾写道：“憩文殊院，天都东拱，若幡幢之建立；莲花右翊，若瓣花之披敷，两峰之面毕现矣。……昔人言：采药者裹三日粮，达天都顶。”翌日，天忽拉打开几扇门，钱公所言莲花，天都二峰面目均呈现在眼前，并惊服古人描写时想象之奇特。我们匆匆忙忙在迎客松前抢拍了几个镜头，远处云海中显露的群峰画面，有的

地方阳光照不到，幽谷更显深奥，也许有什么神秘的动物在山谷出没。晦明变化，山谷呈多层次、多色彩，蔚为壮观。

我们开始向天都峰攀登，验证一下钱公所说时间；此时太阳全部露面，这是难得的好天。沿着天都峰麓拾级而上。明人方一藻记载过，当时“石径多断，絙木始得入。”怪不得费时呢，今天石阶修得整整齐齐，没有了古迹，走起来便当多了。一路观赏了观音石、童子石、耕云峰、天上玉屏等景点，其奇，其美，恕我词汇贫乏实难形容得出，语言在大自然面前有时显得苍白无力。

该过天桥了，神奇的天桥一下子把人们抛到高高的天上。俯看谷底，其深莫测。山麓并无风，这里风却大作，如不小心，很可能被刮到万丈深谷。往日可知有人掉下过吗，想到此禁不住毛骨悚然。有些女士惊叫着手扶铁索挪步。那些恋人各把锁头锁在铁索上，这叫同心锁，象征着永不变心。

行至鲫鱼背，宽处不过二尺，窄处只容足立，话象鲫鱼之背，引渡两岸之人，险，提着心，如无两边铁索，恐怕没有几个人敢过。

天都峰之巅，为一圆墩石丘1800米以上。此处风极强。在这里“俯瞰其阴，则乱峰列岫，争奇并起”（徐霞客语）。看看手表登天都峰仅用了一又二分之一小时，并非象钱公所言需三日，带足干粮。所谓“裹三日粮，达天都顶”者。是药农边走

边采药的缘故吧。

峰顶不胜寒，不宜久留，下行挺进佛光台，路仅容一人，石阶80多度，呈垂直状，停下来“仰见群峰盘结，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越峻。”

（徐霞客语）诚然仰头天空，苍穹如此接近；俯瞰脚下云海茫茫，犹身置浮云上，羽化欲仙之感，忽又想起徐霞客曾描写的：“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纤，或直或欹，与身穿绕而过，俯窥辗转，步步生奇。”这些文字可谓写到了家。游人在此排一队行进，上下行遇窄处必须一人紧贴岩壁，俟一人通过后，再行，“请等一等”之声不绝于耳，如争道后果不堪设想。这时阳光辉映，远处峰峦层次与云雾互映，形成层次分明之意境，大自然之美非人之想象所能表述。我忘了年龄，忘了疲劳，被这个奇景所诱惑，眼不够使，脚不够快，追不上雾，赶不过峰，越想多饕餮点景点，以饱眼福，而脚步越不听使唤，焦急啊！过半山寺，寺已废，只见重建围墙。访古之心又一次空落。

空落总是晦气的，脑中忽闪现阿Q形象，何不学他一学呢。我不是已从古书中访古了吗，何必非要在现实中访得？这么一想，聊寄精神之所需，也就弥补了点空落。

（原载1990.3月《散文百家》）